

“我只是遇上好的时代，国家给我这个荣誉，是鼓励非遗技艺的保护和传承，不要认为自己是大师了，还远远不够。”

如今，吴庆春开始频繁走出工作室，把毛笔带入社区、图书馆。“毛笔的实用属性减弱了，但是，艺术属性、礼品属性、文化属性却在提升。我欣喜地看到，书法成为中小学生必考科目，而制笔工人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。我这样的匠人，该做的就是，坚守，传承。”

有钱都难买到“砚材”了

与代表着“宜居”里文房书卷气部分的毛笔一样，石雕也是慢工出细活的技艺。武夷路229号有一家名为鹿园的低调店面，匠人们一手扶钎，一手击锤，埋头叮叮当当敲个不停。店主陆小华是沪上小有名气的工艺美术师，推门而入，古朴生韵，墨香翰林的气质扑面而来，里面展示了各式各样的石雕砚台。这个空间不仅是商铺、工作室，还有一个重要角色——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写实石砚雕刻技艺”传承基地。

店主陆小华出生于1948年，13岁时研习海派绘画，求学时，放弃

了从医志愿，转而考入上海工艺美校象牙雕刻专业。1998年，陆小华创办了鹿园工艺品厂，海派砚雕技艺得以在这里研发与传承。陆小华的儿子陆炯，师从海派砚刻创始人陈端友的徒孙陆天福，成为了这门技艺的第四代传人。

陆炯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与广派的图腾、徽派的线面不同，海派砚雕的特色多为强烈的写实风格，选取日常生活中的瓜果、蔬菜、竹节等平常事物为题材，搭配外形类似的石料，一丝不苟地刻画细节，做到栩栩如生，达到技艺上的“以假乱真。”“芭蕉的叶片、竹节的纹路、墨色的层次不一，在几方作品里，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细腻与精妙。”

在陆炯看来，砚刻与其他的雕刻、绘画作品不同，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。也就是说，匠人要根据石料本身所拥有的纹理、颜色、形状、质地，揣摩这方石料适合刻什么题材，或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构思图案，循迹挑选石料。“在石料本身挖掘呈现其风格，再到浑然天成的作品，才是最难的地方。”

上海是不出砚材的，这虽是不利条件，却给了上海匠人们自由创新的契机。陆炯常常坐火车跑很远，到广东肇庆、江西婺源等原产地拿材料，

而拿到的材料要么有瑕疵，要么不整齐，总之不是很理想。而这样的状况极其考验匠人们的雕刻理念和手法。陆炯说，为了配合一个完美构思，自己用的雕刻刀具，很多都是量身定制，在市场上也买不到。

不同刀具运用的拿捏和度，恰恰是拉开匠人之间技艺差距的关键所在。比如，平口刻刀沿墨线琢刻，由浅入深，速度不宜过快；面积大的用铲刀来铲刻，运刀时大胆灵活；雕琢面积不同的位置要不断更换刻刀，由大面积到小面积，由大口刀至小口刀。“上海手工匠人的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。”陆炯打趣地说道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是石雕大放异彩的鼎盛时期。那时候，中国每年出口日本的砚台达2000—3000方。按照当时的价格，出口一方砚台能卖到2000美元的高价，相当于日本一辆小汽车的价格。

陆炯入行25年，他说匠人们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——原材料枯竭。由于石料产出地，往往处在风景优美的国家自然保护区，加上上百万年的溶洞形成，国家为保护自然资源，出台了禁止开采令。“我现在用的石料，还是90年代初期囤的一批，还能继续做，目前在市面上，有钱都难买到原材料了。”

目前，陆炯还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执教，并成立了艺术家工作室。他曾带过8个弟子，其中6个是学生。不过因为生存环境，大多都转行了，陆炯表示理解，“学的时候没有任何收入，生存是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。这直接导致技艺濒临失传，甚至已经失传。”陆炯说，他们所做的，不奢望让手工艺变得很兴旺很热闹，最关键的还是“抢救”。

左图：荷叶鲤鱼砚，设计制作者陆小华。

